

【新锐散文诗歌书系】

冰心散文奖获得者戴荣里新作

文学写作散论

戴荣里 ◎ 著

中国三峡出版传媒
中国三峡出版社

新锐散文诗歌书系

冰心散文奖获得者戴荣里新作

文学写作散论

戴荣里◎著

中国三峡出版传媒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写作散论 / 戴荣里著 . — 北京 :

中国三峡出版社 , 2016.9

ISBN 978-7-80223-939-5

I. ①文… II. ①戴… III. ①文学写作学—研究

IV. ① I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6266 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西廊下胡同51号 100034)

电话: (010) 66117828 66116828

[http: // www.zgsxcbs.cn](http://www.zgsxcbs.cn)

E-mail : sanxiaz@sina.com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4

字数: 195千字

ISBN 978-7-80223-939-5 定价: 29.80元

目 录 / contents

上篇 文学写作随笔

纯净写作	003
作家要德艺双馨	006
编辑之美	009
低学历的作家朋友	012
带着愧疚心写作的作家	015
京城作家	017
女人当读龙应台	021
剃头匠子成作家	023
情人眼里出文章	026
写作是一个人的长征	030
我的太阳	034
文人高贵	037
人何以为人?	040
文学及文学之外	044
真正的作家不会穷	048
让思想者学会思想	051

智慧山水——我的散文观	054
作家三题	057
作家的快与慢	066
作家的两种思维	070
作家的时间观	074
作家的面子	078
作家的心性	081
作家三境界	084
作家要先人一步	088
作家心中的天使与魔鬼	092
作家与博客	095
作家与乘车	098
作家与创新	101
作家与烟酒	104
作文功夫	107
作家与建筑	109
作家与速度	112
作家与婚姻	115
作家与文化软实力	118

下篇 文学评论

疯狂的心	125
爱是狼温柔成狗的过程	128

知识小说的魅力	131
王鼎钧散文的原生态质地及其写作特点	134
王鼎钧散文的哲学追求和审美意蕴	144
欲望人生的浮世绘	158
长篇历史小说《孙中山》的纪实风格与艺术品位	161
以科学家为主角的文艺类科普作品创作的文学品味与 哲学思考	172
从文化的角度比较中日	183

附录 散文选录

浪漫铁路	187
劳动与青春一同飞翔	190
铁路味道	193
铁路意象	196
流动的建设者之梦	199
另一条伟大的铁路	202
安东绳的启示	205
站房之美	207
温暖的火炉	210
雪地里的红围巾	212
工程人的月亮	215

上篇 文学写作随笔

纯净写作

我对写作有一种近似祭祖的虔诚和恭敬，我习惯于每次写作前，把双手洗得干干净净。在稿纸书写的时代，我喜欢一气呵成，我喜欢书面的整洁和文字的齐整。当文章写完，我就感觉到它们已经不属于我了。电脑敲打出的文字千篇一律，缺少个性，但我在敲击键盘的时候体会快乐，当文字舒展开它们的身板，我什么也不想说，就如一个雕塑家为一尊雕塑赋予了生命，而雕塑家开始沉默不语一样。一块朴素的石头或许就是生活中一段平淡的故事，我只有在无语中成就自己。

我喜欢语言的爽利与干净，我喜欢读那些真诚而美丽的文字，不喜欢在文字里卖弄风情、强装欢笑或者赐予别人一番做作的哀愁。我之所以痴迷于散文创作，是因为散文给我一种通透的美感，随意、自由，尊卑咸宜；可哭、可笑，用不着左顾右盼的拘谨。

诗歌是我青年时代的最爱，一直延续至今，如今我也能大段背诵国外诗人的作品；我很少读到国内诗人的佳作，很多诗人失去了自己、土地和自由，更多的是自以为是和无病呻吟之作。诗歌令我神圣起来，我像对待神灵一样对待诗歌。我保持着对诗歌的那种向往与痴情。我很少或者说不敢书写诗歌，因为我怕自己拙笨的思维破坏了诗歌的美感。

我也喜欢读小说，人至中年，仍然是一个幼稚的文学粉丝，喜欢跟一些大作家讨要签名，丝毫不减当年爱好文学的热情。人民大



学开办“百名作家进人大”活动，我是最执着的参与者。一般都要事先准备好到访作家的书，在作家慷慨陈词之后，恭恭敬敬地请人家签上名；作家阎连科进人大时，手头没有书，我只好借了图书馆的一本书签上，过后费尽力气买了一本新书还上，还让图书管理员教育了一番。

文学体裁的不同唤起读者不同的心理体验，我在书海里行走，喜欢品味作家们的追求。我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无语而歌，写作赋予我另一个层面的意义。

生存在现实的社会里，需要灵魂的净化。文学完成了一种皈依的过程。如果说写作是属于一个人的长征，在这条路上充满了修炼的愉悦与宁静，辛苦耕耘与灵魂的挣扎。每一次写作都是一场蜕变，每一次写作都是一次自我心灵纯净的过程。

写作是一种追求形式和内容完美统一的事业。我在写作中踟蹰，更多的是思考怎样抵达那种完美的境界。我追求语言的简短、朴素、清晰和纯净，我试图让自己的每一句话都成为我写作的化身，句子是我的，灵魂是我的，结构也是我的，文章是克隆的自己。

我不适合写那种八股式的公文写作，我认为那是对自由创造个性的扼杀，当别人说我只会写“萝卜、白菜”时，我从不气恼；我知道纯净还在我身上，文学还没有走远，人性还是我的伴侣。我庆幸，然后自信，因为我守住了文学纯净的底线。就如一处女地，不去羡慕承载高楼大厦，只喜欢保持这份天然如水。

纯净的写作具有一种穿透时空的力量。我能清晰地记忆起少年、青年、壮年时代写作的片段，但我忘记了职务晋升路上的每个环节；我能知道从稿纸上写作转化到电脑写作的无奈和怅惘，却时常忘记从一个工地到另一个工地的转换；我能清晰地记得二十年前一段文字推敲的拙劣，而对某些形势的风云变幻冷若冰霜。写作洗手的动作或许会一直保持下去，我知道，在干净的桌面上，照样可以有五湖四海的风浪，照样可以有千军万马的气力。



纯净写作，换取的是心灵的宁静与平和。在北京的一隅，我不贪恋任何东西，我将与纯净的文字为伍，度过自然、优雅的后半生。

（2011年5月2日写于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科中心）



作家要德艺双馨

做人任何时候都比做文重要。

这源于最近接触了很多道貌岸然的家伙。

他们披着名人的外衣，不乏道德伦理的长篇大论，做出的事情却是那样伤风败俗。这是很让人倒胃的事。一个个卑鄙无耻的嫖客式作家在那里大放厥词，在那里引导大家做高尚的事，而自己一点也不高尚。

我自觉躲避开这个圈子，但这个圈子的味道还是不时飘游过来。我曾经麻木于这种无耻，或者也曾经无耻过，但我们不能再无耻下去；应该撕掉那些伪善者的面具，让他们的所有美化剥葱一样层层剥除，最后我们发现这些人空空如也，尽管有的人还挂着德艺双馨的招牌。

品德向来由不得标榜，它向来和朴素为邻。

每年都有一批曾经的劳模或者先进锒铛入狱，不是说先进就该如此结局，而是因为我们的评价机制。我们对德艺双馨的评价是政客们根据政治规范制定的标准，然后遁入中国的选拔程序，变味的操作让一些道貌岸然的人浑水摸鱼。我无意否定所有拥有德艺双馨桂冠的人，但每年的法庭反讽式的审判也应该触动我们的心灵。

阿炳是走进人们心灵的艺术家的牌子去扣他，似乎不合适；众多的艺术家，水一样自然，白菜一样朴素，风一样飘然而过，春天一样滋润你的心田。



大学里有那么一些教授，光鲜之余，你问他们曾经干了些什么？我没有考据癖，但随手可捡的事例足以证明他们的卑鄙与无耻。问题是这种人，竟然还厚了脸面在大学课堂上教化万千学子，他们的虚伪孵化出更多的虚伪，教授的脸上写的更多的是“吃人”，中国的文化靠他们来传承简直是对国人的侮辱；外国的文化靠他们来引介，无非是噱头。这些披着教授外衣的狼，尽管有着这学报那主编的身份，这学者那学者的名牌，这所长那所长的幌子，都是为他们在世间招摇拼贴出最好的伪装。当了解到他们可耻的行径之后，我感到颤抖、恶心、愤怒和失望。

一些所谓学院派作家在这样的一种氛围里生存，得到怎样一种教育可想而知。这些教授没有王朔“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胆魄，只有蝇营狗苟的伎俩；他们没有心口一致的学术，只有口是心非的伪善学问可供来兜售。如果说中国的自然科学家开始被商业金钱所侵蚀，中国的一些所谓人文学家早已经进入卑鄙的领地，靠贩卖灵魂、出卖肉体、拉虎皮做大旗、摇尾乞怜来求得自己的生存，还怡然自得地向后生们展示这种生存本领的可贵，直接把中国文化，把一种本来锁在中国知识分子骨髓深处的气息荡涤一尽了。

听他们的一派胡言，犹如在厕所里观看子叉的样子；看他们的丑陋行为，则如欣赏屎壳郎滚粪球的技巧。我看到了披着知识外衣的教授们故弄玄虚的可怕，我知道了文质彬彬的掩饰里伸向美质的恐惧。这些两面人才真正是人类的罪犯。他们思想的大刀挥向别人，放荡的形骸留给自己。缺少自我审视的一些大学教授们，喋喋不休的讲话有多少真知灼见，又有多少能成为治国救民的心语？伪善之学的诞生滋生一批批软骨病人，中国的社科学者，有相当一批无异于流氓、恶棍或者阿飞，只不过我们很少在外表上看得出来他们有这样的面相，他们只传承了中国文人外表的干净和儒雅，当然有些学者连这些皮毛也没有学来！

相反，我喜欢阅读那些纯真之作，有时我喜欢小商店主那些歪七扭八的记账，甚至超越对工工整整文字的痴迷，因为那账本带有



生活的香味！和几位华人作家打交道，感觉到他们的作品才最真实：没有更多的框框约束，没有更多的虚假语言，有的是真知灼见，有的是善良规劝，有的是美好追求，有的是朴素中的蕴涵。在这些作家身上，我没有感受到国内作家那种发表点作品就目空一切的傲慢，也没有国内作家如同嚼蜡的语言展示。他们有种生活中的亲和力，文字上的诱惑力，追求中的理想感，更多的乡情、亲情、人性意识。真的、善的、美的、人性的，在他们那里都能得到朴素、自然地流露，生活和为文，没有任何的虚假，我感觉他们才是真正的作家。

人活着自然最好。这家那家不如平常之家，为了成家，不惜抛弃朴素之美，即使成家了有何意义？文学不需要张狂的宣言，它是水浇地式的渗透，也是风荡层云的爽利，还有如空气一样的平静、无形。

有青年人要跟我学作文，我自知做人非德，作文无艺，岂敢应承？不过我还是要劝他们，还是好好做人吧，孝子贤孙可做，密朋谏友可为。泱泱大国，文字虽千古，垃圾却颇多，做个社会中和谐一分子，岂不比道貌岸然者强百倍？无艺有德，也可立世存活；有艺无德，徒增伪教授耳！目送他们满怀失意而走，我先是歉疚，再是懵懂，最后看马路上的车来车往，想行人中大多数人不以文字为癖，也就释然了。

（2010年7月15日写于良乡办公室）



编辑之美

青年时代爱好文学，最盼望文章能被采用；虽然没像有些作者提着礼品到东家编辑家转转，西家报社副刊里游说的辛勤，更无带着自己发表的作品剪贴本周游列国的可笑行径，但对编辑的崇敬还是十分虔诚的，自然也有把发表自己的文章的那期报刊一个字不落地全部看完的经历，和编辑的交往故事自然时常勾起美好的回忆。

记得那个叫姜曼瑞的编辑，我每次去稿只写两三百页，他的回信每次却有七八页：小楷，字迹清秀、端庄，姜编辑至今让我萦怀难忘。我每次给他邮寄稿件，幸福无比。我知道，每次都会得到他回寄的稿样，还有他洒脱的书法。这在铅印退稿信盛行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姜编辑所给予我的真是火把一样的引导和温暖。我把那些信珍藏在家里，那些信真实地记录了我的青春追求，渗透着一个老编辑对一个晚辈作者的关爱。后来他退休了，我写给他的信几次被退回来，电话打到他的单位，他单位的人们说无法查找他的电话，我很失望。我时常想起这个可敬的编辑，至今能清晰地记下这个没见过面的老师对我每篇作品的指点文字，我很想把我出版的书邮寄给他，告诉他，是他让我实现了青年时代的梦想，而这恐怕要成为永远的遗憾了。

我的散文集《永远的白菜》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的，编辑是已经退休的女编辑董令生，董编辑是山东胶东人，大学毕业后就分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后学的天津话压不住胶东话的底音。和她沟通，让人感受到一个老编辑的认真和老乡的亲切，几乎每篇作品我都会感



受到她的那份热情。譬如一个标点符号，一个欧化句子，一个蹩脚的比喻，董编辑都仔细斟酌，反复征求我的意见，有时她对一篇文章的体察远远超过我自撰时的感觉。书的封面原本是孤零零的白菜，董编辑提议加上了几只昆虫，蹦跳的感觉让整个画面顿时灵动起来。有时我想编辑的心就是那灵动的昆虫，它能叩动作者的心铃，这样的编辑真让人难忘。

赵昀编辑是《北京晨报》副刊的编辑，在我的投稿史上，我感觉这个编辑对人的尊重是超人的。每次为她所负责的报刊写稿，总感觉到一种放松和新潮。她所负责的版面叫《早茶》副刊，颇有点南方人品早茶的惬意。文章可以不拘一格，篇幅自然可长可短。我喜欢她的宽容，除了必要的错别字修改外，她几乎尊重每一个作者的成果，哪怕带有作者稚嫩和偏激的篇什。记得当时有个《博文转载》栏目，我的随意博文被采用数次，自然感激不尽。我的两本散文集之所以轻松出笼，与她的这种信马由缰的编辑风格牵引颇有关系。赵编辑感动人之处还在于，每次用完拙文，总要给作者邮寄一张报纸，然后夹带一篇剪下来的稿样。记得《北京晨报》的稿费永远是有整有零的，每过一段时间，赵编辑都发个邮件向作者表示歉意。还有一个温暖人的细节：赵编辑每次发表你的稿件时总要提前告诉你，给你一点期盼的感觉，那份对作者的慰帖真是美好。当时赵编辑周围有一大批优秀的副刊作者，让《北京晨报》副刊光彩夺目。可惜副刊后来改版了，现在的副刊实在让我无法恭维。赵编辑后来去编汽车版面，我只给她投过一次稿件。我一直想去看看这位女编辑，若干年的文字交往，虽没见过面却也互认为可亲的朋友了。

《齐鲁晚报》有个副刊编辑叫张成东，用过我的若干稿件。论年龄比我小一岁，很难和他联系上，因为他拒绝使用手机。他在“青未了”论坛的网名叫“西周”，平时说话办事有点哲学家的做派。几次约好见面，都阴差阳错没能如愿，去年回山东约他，朋友说他已经归属天国了。因我的工作地点经常变动，很多稿费如石沉大海，而有个叫孔燕的编辑，诗人孔孚的女儿，在《当代小说》做编辑的



时候用过我的几篇散文，无论我到哪里，孔燕编辑总会不厌其烦地改寄稿费到我的新址。有时你会从这些编辑身上找到我所缺少的那种对人的细腻体贴。

笔耕二十余年，感觉很多编辑真如赛场边的啦啦队一般，他们所给你的鼓励，真让你有一种灌输心智的力量。我时常回想起他们，这些可敬的人，本身就是最完美的文字。

（2010年6月1日 写于良乡办公室）